

黎  
鲁  
著

# 走出碎片化

上海三联书店



大美文库  
主编 方立平

# 走出碎片化

黎鲁著



思想者

大美文库

主编 方立平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碎片化 / 黎鲁著.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9.1

(思者·大美文库 / 方立平主编)

ISBN 978-7-5426-6605-5

I. ①走… II. ①黎…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1098 号

## 走出碎片化

著 者 / 黎 鲁

---

思者·大美文库 主编 / 方立平

责任编辑 / 方 舟

特约审读 / 周大成

装帧设计 / 方 舟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校 对 / 莲 子

统 筹 / 7312·居鼎右图书传媒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270 千字

印 张 / 17

书 号 / ISBN 978-7-5426-6605-5 / I · 1490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有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 “思者·大美”文库总序

思者大美。

“思者大美”四个字在脑海中盘旋有许多年了，隐隐地觉得，最早似乎是读《古文观止》后留下的情结：总觉得其中文美、意趣美、思想境界更美。后琢磨开去，发现一个缘由：原来作者多半都是“大文化人”。这里说的“大文化人”，还都有另一个特点，并非只作美文，多半谋过大事，如《谏逐客书》的李斯、《师说》的韩愈、《捕蛇者说》的柳宗元、《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前赤壁赋》的苏轼、《答司马谏议书》的王安石、《前出师表》的诸葛亮等等，肩负国之重任，坐得将相之位。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状况往往是与社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通。就算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未曾操办过什么大事，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却顶天立地。他们日思夜虑的都不仅是个人的小情小调，而有着“大思虑”“大情怀”。因此，一旦作起文来，着墨点就高，气度大，视野宽，思绪远，取意深，境界自然非平庸之辈可比拟，可谓是谋事“俯仰不愧天地”，行文“褒贬自有春秋”。就算是一场平平常常的登楼或登山的远眺，也能抒发其“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荡叹喟。其中的“大思虑”“大情怀”，千百年来，一代代传诵不已，给后来者不仅有美酿的陶醉，更生存几多奋进的激励。

再环顾现实周遭，便越发觉得现实不少的作文者，矫情有余，美态不实，作出的文字，造姿作态过度，气场真谛不足。究其根源，我是觉得有一半是“专司其职”以作文谋生所致，多了功利，多了“铜钱眼里”想心思，其作出的文字，“思”便失了真气，哪还有气度、立意、境界可言，更何谈“定位定天下”式的“大情怀”“大思虑”“大境界”了。每每眼前掠过此等文字，便更思念起“思者大美”。

但真细察起来，有“思”有“大美者”毕竟还是有的，如读过贾平凹的《丑石》、谢冕的《世纪留言》、陈丹青的《退步集》、赵鑫珊的《不安》、曹文轩的《思维论》、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孙颙的《思维八卦》、陈鹏举的《文博断想》、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钱汉东的《寻访中华名窑》、李泽厚与刘绪源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王双强的《文心是佛》……只不过，对于年产

百十万计文章的大国而言，这样的好文字则见得实在还是有点零星了些。今着手编这套“思者·大美文库”，想的正是能如“水浒”一般撑起一面旗来，有朝一日能聚得更多些的“今文观止”来。

思者大美。“大美者”是切不可仅停留在琐碎小事上，停留在风花雪月上；“大美者”是少不了“大思”的，少不了要有些“担当”，要虑些“齐国平天下”的事，符合“道”的精神的事；不可一点理想主义都没有，也不可一点历史责任感也没有。我曾提出过一个概念，所谓“文字的思想力”。文字是有思想力的。因此，文字不可仅仅满足于做表述的工具，太“工具”了会少了思想的“大自在”；文字如能多些“思想力”，文字便可成“思者大美”！

思者大美。“大美”本源自于“思”；因“思”而又能得“大真”“大善”，其文能不成就“大美”？

变革年代、盛世年代，理应出更多的“大思者”“大美者”，这也是“思者·大美文库”所冀望的。

方立平

（作者为文化学者，编审作家，“思者大美”文库主编）

## 代序：不息的生命

黎鲁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今年97岁了，春节前我去给他拜年，意外的是老黎依然行动自如，思维敏捷。墙上挂着他新绘的山水画，细笔山水那一路，绘得一丝不苟，桌上则放着一叠文稿，包括他新作在内共60篇的一本书稿。房间依然朴素，虽是冬日，也未开空调，他就坐在朝北的书房修改他的稿件。春节他与我们几位老部下有一次餐叙，席间黎鲁很少动筷，他在抓紧时间与我们交流，说他的书稿，谈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进城后目睹新的变化与曲折。看得出，他在不停地思考。春节以后，他让人把这些书稿中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思而不学散记》带给我，在电话中问我能不能看一看，征求意见，更希望帮他扩大些影响。这不为别的，只是出于“该担当”。

作为黎鲁同志的后辈、下级，能为他的书推荐为文当然是莫大的荣幸。

黎鲁同志于1938年参加革命，正宗的“三八式”老八路。记得80年代某年国庆节，碰巧我们两人在康平路83号值班，就有了一次神侃，问起他的革命经历，他跟我谈了很久。他是1938年在上海入党的，以后担任过大夏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经历过腥风血雨的斗争。1942年到了江北抗日根据地从事部队的文教工作，当过教员、宣传干部，我看过他刻的红色木刻画、编辑的报刊，粗糙但很有生活气息。

许多参加革命的人是“逼上梁山”，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或遭受什么迫害与不幸。而黎鲁是另一种情况，家境良好，有钱供他读上海美专、大学，原本可以毕业求职，过完顺顺当当的人生。但黎鲁是读书人，看了进步的书走上了要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并且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属革命部队中的知识阶层。这部分人不是没吃没喝来革命的，他是读了书知道了苏联，知道了马克思，知道还有更美好的社会，于是就怀着理想来革命了。因此，黎鲁同志以及很多类似黎鲁的老同志有一个特点，爱思考，今天，对革命中的曲折更敏感。他们也忠于党，但绝不会愚忠，他们总是要想问题，要上下求索。当年他坦诚地告诉我，从地下党到了根据地以后，对部队的一些现象不习惯。在他原来的脑海中，根据地是无限美好的。这与我读到一些知识型干部到延安时的有些不适应是差不多的。大约十年前，我读他的《穿越南北中》一书，内有一部分“车轮上的思考”，写他80年代单骑行万里，骑自行车游历祖国山山水水途中的思考，涉及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读了知道他退休以后的心一直不平静。这正是由于遇上了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亲身经历于斗争的漩涡，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黎鲁博览群书，记忆超凡，古今中外，无不通晓。我任他秘书的几年，深知这一点。这次读他的这本新书稿内的《思而不学散记》，从中可见他在结合自己所经历的革命生涯，认真地读书，尤其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很多著作，甚至上溯黑格尔、费尔巴哈。文章的字里行间，呈现出他对革命的忠诚，对历史深刻的反思。他的态度极为严肃、极为虔诚。他是革命功臣、是胜利者，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也就是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而他自己正在求索，在寻找很多问题的答案，试图理出一个头绪。黎鲁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对自己经历的事业从不动摇，但我又佩服他思考得很深入、很严肃。一个应该安享晚年的人在思考一些沉重的话题，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认真的说，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就会陷入僵化，就会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我也是深信这一点。

从这次出版的《走出碎片化》，看出他找出了自己深思后的答案。就是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而不是碎片化。从而才得以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有一个重要的认识。我只是重点读了其中主要的《思而不学散记十二篇》这篇长文，才知道他的思考以大量阅读为基础，有思考的高度、明晰的选择和结论。涉及的专题极为广泛。如对世界的哲学认识、从资本运作到商品交换、中国革命、建设与革命、战争与和平、全球化等等，行文天马行空，旁征博引，充满了激情和气势，也跳出了我们常见的那些理论文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黎鲁同志以及他的这本书，为我们树立了思学统一的光彩样板。最近，他告知我，已把交给我看的一整篇《思而不学散记》分成十二篇文章，于今年六月上旬起，在“新浪博客”陆续发表。他这些发自内心的“思”而又关乎世界、国家、人生的见解，使我阅后感叹再三。这也启发我们人的躯体会老去，而精神可以不朽。

全书 60 篇文章，有好多是为别人写的序言，有艺术评论，有发言稿和通信，文体并不统一，但它确是一位老革命的繁杂而又和谐的内心里记录，折射出时代发展的某些过程。希望有幸见到的读者认真地读一读。

时光在流淌，革命的一代将离我们远去。记得黎鲁同志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任总编辑时才 50 多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而奋斗。如今他也年届百岁了。黎鲁同志这样的高龄依然勤于学、敏于思，并且亲笔写下这么多的新文章，一如他在位时大多亲自动手写文章、不

劳秘书的风范。这些文字和他的风格是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珍视。

祝君波

2017年

（作者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 题记四则

### 一

终于想出这个较满意的题目：“走出碎片化”。

什么才不叫“碎片化”，该称“整体化”吗？上世纪50年代，好多连环画家一起练基本功，画素描时，公认画得最好的是颜梅华，有次他谈起经验，意思要“整体化”，就是看起来统一，实指色调统一。

著名人士白先勇回忆幼年，听他父亲在家说过：共产党内全党统一，不像我们国民党内那么多派别。

这又涉及政治了，不免使人想起联合国。联合国成立前有过一个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日本人入侵东北，蒋介石求救国联，国联派个代表团来华调查，日本公然退出组织，根本不把国联看在眼里，结果不了了之。多年后又组成联合国，美国组成联合国军攻打中国，但二十年后联合国大多亚非国家投票接纳中国，世界上向着“统一”道路走进一步。以后又有“欧盟”“东盟”“阿盟”出现，不结盟国家也有七十七国“结盟”，实为“第三世界”，中国称自属第三世界。

偶读到一篇《友谊与天意——与诸生谈古典学学习》，是2016年1月15日《文汇报·笔会》里肖有志的文章，读了深感深刻，言人所未言。文称“俗话说见不得人好……都可能来自性情的某种障碍，那就是愠怒。我们无意中常常更乐于把多数人当成无形的敌人——其中自私的乐意实质混合着无名的愠怒”。

这戳破了普通人（不包括觉悟的先进模范人物包括自己在内）多少具有的潜意识。近年来世间舆论指摘美国当局因中国崛起而引起的“嫉妒”，恐怕是混淆了大是非了。而普通人最常见的总是伴随嫉妒、虚荣两大隐形陋习，只有以大公无私的意识来取代，称为提高觉悟，才是一种新时代的进步。

都认为康有为比他的学生梁启超更保皇些更落后些。但在社会理想上能够提出“大同”，是超于梁的区别。梁虽忠于推广“三世”说，但又自怨学问太杂，“杂”是什么？是碎片化过多，这一点能不能说康超于梁？

我的一位领导人，前《华东画报》副主编鲁岩，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你的

思想杂乱，头绪多，缺乏主流。主流是什么？就是马列主义”。我越来越记起他近七十年前的忠言，思而不学则殆。

马克思的理想是什么，是全人类成为一个联合体，今天看来属一种远景意识，它既是梦想，也属全球人们的美丽憧憬，实为社会发展的科学趋向，基于这一认识，想到“走出碎片化”才近乎达到理想信念的实现，才具备明确的人生追求。

## 二

本书中有几篇类似学习小组式的发言，这类学习会，过去参加过不知多少次，思想上越来越不重视，不像入党初那样，几年后慢慢变得轻率随意起来，1958年整风反右后，改趋谨言慎行，因为检讨大会上公开表示不再重犯。凡自以考虑不够成熟，就一边不响。

其实，在初参加革命的岁月，正当抗日年代和民主革命年代，却不认真关心也不过问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是何种面貌，只想可能是共产党不再受追捕，变成一个公开的党派了，由此更民主了，总比国民党独裁好得多吧。而对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很少动脑筋思考，对于党的现有政策，心想既然有了毛泽东思想带领大家前进，那也就是现实的马列主义。因而不愿花时间会再去阅读马列原著。

直到1970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指示一发表，作为一名“五·七干校”学员，每人都被赠送四大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时起，我开始带着新鲜、好奇的态度来阅读，也许常搬着书本，冬天房门外晒着阳光有空就阅读起来，果然才感到马克思学说竟是如此博大精深，真正地开始补上入党后三十年的阅读空档，然而当时干校像我这样的也并非很多。1978年秋，我将调往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编辑方去疾问杨涵：“黎鲁是怎样一个人？”杨涵说：“他这个人学习好，在干校劳动一收工，别人去休息，逛小店，他却抓紧看马列。”方去疾遇到我后，向我表示好感，说过这事。虽说如此，“文革”期间及以后，我仍处于谨言慎行状态，客观形势虽大变，总不如许多人很“解放”，正像廖冰兄有幅漫画描写的那样，直到退休。可见秉性难移、改造不易。多年以来社会生活中新的变化也被议论纷纭。据说普京说起俄国人当中，一种是没有头脑、另一种是没有良心，这个观察还是很犀利。若是良心与头脑二者兼备，那么“碎片化”该少得多，所以说“团结起来向前看”说起来像句口号，真正达到落实，并不容易。

### 三

治史者公认把鸦片战争当作中国现代史起点，这点没多少争议。以后的中国就处于不断变动，长年跨入“四海翻腾云水怒”那种特殊形态。变化之大更陷入势道关系的悖论怪圈，它也介入到心、物之间，天、人之间的某种激荡吧。爱钻牛角尖如我或近乎“笨拙憨态”称号者，由于常年徘徊于破解势道间朦胧之雾，即曾于拙作《穿越南北中》一书将其列于一堆杂乱的思绪堆中。（见该书，第233—234页《势与道》）

故也常有探索中国意识之根的浓厚兴趣。德人雅斯贝斯先发现“人类的统一发展为人类构成的组成部分，把人类与动物分隔开的鸿沟形成了它的先决条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53页）。又发现“作为统治者和圣贤而为大众仿效的人物出现了，这是使人类走向自我意识和不怕神灵的第一步”（同书，第58页），同时也痛惜“欧洲人以为不能从亚洲得到任何东西，只古玩而已，这无疑是欧人典型的傲慢，以为印度、中国哲学史只不过我们哲学史的重复”（同书，第81页）。基于作者的智慧，他得出“统一不是事实，而只是交往中所产生的后果……统一不是事实，而是目标”（同书，第293—294页）这一发现。

上世纪80年代，我正热衷于风景写生，中国通称风景画为“山水”，又有多人提出山水画的兴盛在于封建黑暗势力的压迫，使大量文人逃避于山水诗山水画之间。对这论点总是不太诚服，而在阅读通俗史书中，才知道周文化系由商代巫文化脱胎而来，便大胆写出《史官文化及其绘画审美观》一文，刊登于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的《89美学文集》里。不想199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陈来所著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便是以专著的巨大篇幅详细叙述因“绝地天通”这一著名传说及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即：巫觋文化、祭祀文化及礼乐文化这个大的漫长阶段才逐步认定儒家于一尊的中国古文化转型的特殊形态。

最早的巫术绝非自然科学，却是近乎狂怒的情绪表演，在虚假的仪式中获得满足，从卜辞中的文字材料来看，上帝并非关心人民、播授仁慈的神，而是喜爱无常、高高在上的神。人们只能战战兢兢终日祭祀以献媚和讨好来祈求神灵的保佑。

殷商祭祀是对自然巫术的否定，《周易》占卜则是对神崇拜的否定，而周人“天命”意识终成为后来圣哲的教训，慢慢地前进着，其所形成的周文化历

史就是在礼乐文化中不断扬弃乃至挤压巫祝文化的历史。原以为只是周人防止殷人复辟予以肯定，看来显然是过于粗浅的。陈来的论点非常严谨，他掌握大量经典文献史料，但从不抓取片面资料妄自臆测，这是严正学者的应有态度。

## 四

“古人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荀子的言论，荀子曾讽刺过“为人”的学者是“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不是说荀子是“法后王”吗？他怎么也在美化古人？突然想起，这话原出自《论语》十四章第十二节，孔荀都一样是法先王的了。陈云名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所以为现代人传播引用，是因为可以纠正学习上虚假的坏风气。

我的专业不是科学研究，不是逻辑思维，从来没进过文科学校，也没学过专业范围内的专业理论。劳动人民出身的雷锋，一接触到学习，他就会因接受了真理的洗礼而愉快，我出身旧社会的学校，当年有两类学习，一是学校，在我属“为人之学”，目的只是考试及格，以免受长辈责骂；另一类是读革命书，看抗日文，才属“为己之学”，越读越起劲。前者痛苦害怕，后者愉快自由。由于没有任何上级或组织命令，故我凡为文全出于自发，除非写检讨，虽也写过多次，也无须引经据典。因为没有必要也不懂计较荣辱浮沉。

回溯以往由青、中年以来，就从未不知把“学”当作手段，但长年科举制时代，已被当作工具。实则学习不应是手段，不应是工具，而是目的，也正如“人是目的”。学习是不断的追求，目的既属善，才也能属乐。拙文某篇已涉及“可欲之谓善”，“欲”首先是从个体为主，因为原属“动物”的“人”，到了“可欲”，人便进入了群体，（为别人）便成了“社会”的人，一旦自觉为社会的人，也便是“善”，一旦追求“善”的完成，便有了目的，便需“学习”，便会发生力量，发愤忘食地加上海人不倦地、乐而忘忧地、活到老学到老地去“学”。“学习”和劳动一样不可或缺，劳动是乐生的愉快，学习是求知的愉快。越发感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乃是至理。

十九世纪中期，英法联军中有一法国士兵老约翰，曾在圆明园抢走了珍贵文物，并参与放火烧毁了精美建筑。他的曾孙小约翰，如今是美国著名大学教授，最近到北京讲学，他说：“你们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可惜你们在发展经济当中，破坏了大量文物，我们法国在建设当中都保留了文物，这点经验

值得你们参考。”

这段话没错，用意也很好，并且该照办，但却都是人所共知的話，只能算是套话，这类套话却是大量存在。

什么是套话？从书中读到、从舆论传媒中知道、从权势方面得到、从众人处听到，进入耳中，不假思索，一如荀子所说，只经四寸距离再“出乎口”，俗称“人云亦云”，又因言行脱节而使人厌恶，因此我或反其道，故今为文自称思而不学，自认为己之学，扪心自问，不断改造，虽不免“思而不学则殆”，但仍用此为题，以符实情。

2016年11月

# 目 录

- “思者·大美”文库总序(方立平) / 1
- 代序:不息的生命(祝君波) / 1
- 题记四则 / 1
- 画外闲扯 / 1
- 心源和自然美 / 13
- 向金冶同志请教素描教学 / 22
- 汪亚尘艺术道路试析 / 29
- 为美育而奉献 / 36
- 美术非“术”之悟 / 38
- “物境”的获取 / 40
- 岳阳书画社和专家协会书画组切磋书画艺术 / 41
- 孤岛时期的新华艺专 / 43
- 开国盛典的历史记录 / 51
- 附:《偶然的发现 心中的珍藏》(张立俊) / 52
- 《华东画报》新一期复刊词 / 54
- 再版的话 / 55
- 关于文艺干部的两次考试 / 56
- 附:《我参加了夏衍主持的两次文化考试》(摘录)(丁景唐) / 57

关于《朵云》创刊的一些补充 / 61	
附一:《回忆黎鲁与〈朵云〉的创刊》(沈伟宁) / 65	
附二:《〈朵云〉初期的追记》(茅子良) / 68	
出版老兵的回顾 / 73	
《凌虚传》序 / 75	
“孙杨伉俪画集”序文 / 77	
怀念友人朱石基——写在《朱石基画集》出版之际 / 81	
墨痕——《余安娜画集》序二 / 83	
赵延年版画精品展上的发言 / 84	
赵家璧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 8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序 / 86	
再欣赏金铭的画 / 89	
读《艺途留痕》有感——致杨德康同志信 / 90	
《李家庄的变迁》新版 / 93	
和《潭州烽火》的有关联想 / 94	
求索·创新——《徐德森画集》序文 / 96	
242 幅水彩诞生记实——写于《追光捕影》画集 / 99	
2010 年“追思杨可扬”座谈会的发言 / 105	
海派文化和上海画家 / 113	
韩敏画与盛唐景象 / 117	
几本《陈钧德画册》的学习心得——谢陈钧德同志赠书 / 118	
品读写意画家叶维忠 / 120	
缉私人员武装起来 / 122	
课室与校园 / 123	
战斗的一年 / 126	
我们要在战斗中成长 / 130	

- 抗战期间的“第三种人” / 132  
    附:《抗战期间的“第四种人”》(家严) / 133
- 中日战争的社会根源 / 135
- 读《中国青年与党派》 / 141  
    附 1:《展开理论斗争》(白丁) / 142  
    附 2:《中国青年与党派》 / 143
- 短评两则 / 145
- 《关声》引起的记忆 / 146
- 怀念王纪华和我的初中年代 / 148
- “孤岛”前期的华华中学 / 155
- 林钧的早期奉献 / 161
- 费希特和谢林 / 163
- 忆王伟业 / 165
- 大夏琐谈 / 169
- 孤岛时期的大夏大学 / 172  
    附 1:《缅怀我的伯父蒋文华烈士》(摘录)(黄丽敏) / 173  
    附 2:黄丽敏对黎鲁同志的电话采访 / 176
- 中国新音乐运动先驱萧友梅 / 178
- 和亚君一起的日子 / 180
- 记华东军大校报——《军大导报》(吴骅执笔) / 183
- 驰骋齐鲁大地——战时华东军大搬迁纪实 / 191
- 孙愚、黎鲁二人画展开幕致词 / 195
- 被授予“荣誉会员”随想 / 197
- “学习型”召唤下的臆想 / 199
- 思而不学散记十二篇 / 204
- 阅读百集电视片《中国通史》 / 239
- 遥念王阳明 / 244



## 画外闲扯

1997年香港回归，这年7月偶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起来，自也认做“回归”，从此则不依规范地乱画。先全是山水，不久也画少量人物，这一幌又快二十年，如今只对一幅秦岭山水长卷之外的几幅人物予以回顾。深知画得不好，常谓“功夫在画外”一词，并不符合本人功夫现状，唯求自得其乐。

为什么只有用毛笔才可称为中国画？另外，山水画又何以其高深独特的、气象森严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都是有兴味的两个问题。先有象形，再成文字。西方人抛弃象形，改成拼音，从而失去书法，中国才保有了书画同源的优势。中国人作画，认为是“意之动”；观察山川，取来“胸中自有丘壑”；画成之后称“画者心画也”。中国画是1意、2意、3意。柏拉图把人人看过的桌子都称桌子，这桌子便升格为普遍理性。西方画是1物、2意、3理性。对于透视解剖、色彩有了严格的界定。黄宾虹说“学画先学写字法”，石涛立“一画法”。东汉人蔡伦才发明造纸，汉画多石刻，汉隶取代秦篆，由碑到帖魏晋行书大盛，艺术价值堪比希腊雕刻，迄今也是“不可企及”。

魏晋山水“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正因为是只追求“畅神”（宗炳），对形的透视不如西方重视。唐明皇赞吴道子画山水“一日之功”，言其快。但世人又评吴画“有笔而无墨”，王维倡“山水以水墨为上”，可见山水技法亦日见成熟。荆浩论山水笔法有六要，在他前后经五代而宋初，山水画突然大放光芒，且多呈全景式，完全表达出自身广阔的胸襟，经宋元两代，如著名的夏圭《江山千里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西方荷兰风景，法国巴比松画派大异其趣。

再说，西方人心存上帝，中国无宗教，孔子主张“天下归仁”，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也就是儒家一种理想信念。后儒王阳明的“意之动”企图走向至善，儒学在中国影响时间最长。魏晋三四百年的历史正当儒学式微，以老庄的清静无为代之，所谓难得糊涂的处世态度。现代有段时期把山水画只看作逃避黑暗统治的手段，恐过于简单，所以我选择《魏晋风雨》一题。在肥沃的江河泥土上，原住民发祥于黄河中流，动向总是南扩，由卫、淇、河、洛伸向吴越、由西秦而南楚。偶读史，紧接三国纷争，出乎名垂宇宙的诸葛亮理想之外，也出乎另一智者曹操理想之外，皆遗憾其出师未捷而身先死。源